



林 崗、鹿占雲等著

——白塘口鄉紀事——

戰勝鹹水

天津通俗出版社

水 咸 勝 战

——白塘口鄉紀事——

林 崗 鹿占雲 等著

天津通俗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十個短篇，寫的都是天津市郊區白塘口鄉的真人真事。書中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戰勝了自然災害，普通社員和農村知識青年熱愛工作和熱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優秀品質，農村婦女在合作社生產中的作用以及農民對組織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要求等各个方面，反映了新中國農村的新面貌和合作化道路的優越性，讀後對農村的情況和農民為什麼必須走合作化的道路，可以有個較具體的了解。

戰 勝 咸 水

——白塘口鄉紀事——

林 崗、鹿占雲等著

※

天津通俗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書號[津0207]丙92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 5/16 字數28,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120

定價 0.13元

目 錄

戰勝咸水·····	林 崗 (1)
李寶國的家·····	幹 之 (7)
婦女生產隊·····	幹 之 (10)
重新入社·····	蕭 春 (14)
飼養員·····	蕭 春 (18)
劉景明·····	林 崗 (22)
叫孩子長得胖、莊稼長得旺·····	鹿占雲等 (26)
兩個小姑娘當會計·····	鹿占雲 (30)
李吉順勸媽媽·····	鹿占雲 (34)
“走高級”·····	鹿占雲 (36)

战 勝 咸 水

白塘口鄉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就在插秧中推廣了蘇聯密植的經驗，每畝的水稻株數大大增加了。看到稻苗茁壯地長起來，社員們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指望着這年有個好收成。

“小滿”過後，轉眼就是炎熱的夏天。這時，正是水稻大量需要水的時候。可是，接連好久不下雨。太陽火辣辣地晒着田野，天空沒有半絲雲彩。“天旱了！”農民們着急地說。接着，在農民中間又傳播着一個風聲：“咸水來了！”原來“天旱”和“咸水”，是一對雙生子，是結伴而來的。

白塘口鄉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海河岸邊。海河的河口連接着渤海灣，因此，海水的來潮和退潮，決定了海河兩岸農民的勞動時間。漲潮時，農民們開動柴油機或吆喝着牲口，黑間白天趕着把被海水頂過來的海河上游的甜（淡）水引到像蜈蚣腳一樣的溝渠裏來，讓這些水流，穿過綠色的小樹叢和密茂的蘆葦，再慢悠悠地流到壟溝裏，浸潤着茂植的稻子和菜蔬；退潮時，海河的水流向渤海，溝渠的水乾了，農民們這才收拾下農具回家休息，準備着下一次來潮時的緊張勞動。

農民們最發愁的是天旱。天旱的時候，海河上游的水少了，乘風發作的渤海灣的海水（咸水），就會像脫韁的野馬似地奔馳，向着海河衝上來，流向田野。稻苗一受到海水的侵蝕，就

会結下白花花的鹽粒，再給日头一晒，稻苗就枯死；这时，農民一年的辛苦就完全白費了。这就是農民所懼怕的“咸水災害”。

白塘口鄉的農民过去曾經遭受过这种災害的襲擊。因为过去他們分散經營着自己的小塊土地，是沒有力量克服这种災害的。因此，过去農民都認為“咸水”是“天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那時，每逢咸水到來時，農民們除驚慌地奔走相告和怨恨“老天爺不睜眼”之外，是沒有一點办法的。在反動派黑暗統治的歲月裏，多少人家就因为这類的“天災”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啊！

由於过去的災害給農民留下了慘痛的回憶，因此，当白塘口鄉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們由於天旱而傳說着咸水要來了時，不免又引起了不安。然而，在党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了的白塘口鄉的農民已不是过去那样的農民了。他們憑藉着党的領導、國家的援助和集体的力量，是能够戰勝自然災害的。

社員間傳着咸水要來了的风声時，社裏也就接到了區上的緊急通知。通知告訴他們近來海水上漲的情況，指出稻田正受着咸水災害的嚴重威脅，要他們立即想一切办法，來戰勝自然災害。

社員們知道區上來了通知，紛紛往社裏跑。人們臉上都帶着緊張的神情，並開始議論紛紛。有的說：“这是關係咱們全社的生命財產的問題，一定要想办法！”也有人洩气地說：“这下完了，办社头一年就遇上災！”

社員楊富賞唉声嘆气地說起洩气話來。“唉！完了，这全都完了，子孫八輩子的眼也拉下啦！”

合作社水利組組長林玉福一听，很不高兴。他說：“老楊，怎麼說出這種話？別忘了你是社員！”

楊富賞是個很固執的人，別人不能說他半个“不”字，這回，他更提高了嗓子來跟林玉福抬槓：“社員，社員怎的？還不一樣吃飯？我看這次鬧咸水，你連西北風也喝不上了！”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兩人吵開了。社員們也有解勸的，也有批評楊富賞不對的，也有暗自發愁的。辦公室鬧得亂哄哄的。

社主任李吉順看到這種情況，就嚴肅地對大家說：“咸水還沒有來，咱們就先鬧開了，這樣行嗎？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咱們窮人翻了身，咱們一定有辦法戰勝災害。先別慌。”他穩住大家的情緒。可是辦法呢？他自己想得也不週到，他只有一個堅強的信念：“靠黨、靠大家就有辦法。”他馬上召集社務委員開會商量對策。

社務委員會提出了三項辦法：第一，派人到海河口看看咸水情況，帶回水來交國營農場化驗；第二，如果咸水來得猛，把二道河通海河的口子堵死，不讓咸水進來；第三，把溝渠加深、加固，和津南國營農場多加聯系。三條辦法簡單明瞭，李吉順把這個辦法向社員們一宣佈，大家情緒又高了，都說：“對，就這麼辦！”李吉順問：“誰去治海河口？”話剛落音，林玉福自告奮勇站起來說：“我去！”第二隊隊長李桂發激動地說：“我們去挖溝！”李吉順高興地說：“我去農場聯系！”社員們扛起鐵鍬、鋤頭就出發了，像開荒時一樣的興奮。林玉福蹬上自行車，手裏提著個酒瓶，直奔海河口而來。

林玉福使勁地蹬著車子，沿海河走了四十多里路，到了葛



社員們扛起鐵鍬、鋤頭就出發了，像開荒時一樣的興奮。

沾，全身已經是汗淋淋的了。他站在河邊，凝視着河面，河水和平日差不多。他用手捧着河水喝了兩口，嚐嚐是甚麼味道。然後，脫下衣裳，一個猛子往深水裏扎去，拿着瓶子，就裝了一滿瓶。到深夜，他才蹬車回來，天一亮，就把咸水送到國營農場化驗去了。咸水送到國營農場以後，林玉福又到離白塘口鄉二十多里地的東咀村去取水，第三天，他又到了離村約十里的趙北莊。咸水一天上來十多里路，林玉福也跟上去十多里地，就像是和咸水賽跑一樣。他九天九夜沒有好好睡一個安生覺，眼睛裏長起了一條條的紅絲。

在林玉福和咸水賽跑的同時，李吉順到農場把社內的情況向高場長作了彙報。高場長鼓勵他說：“對，你們真能幹！組

織起來就能戰勝災害。”高場長還向李吉順保證：“國營農場一定支持你們！”他們一塊詳細地研究了戰勝咸水的具體辦法。高場長決定，只要合作社需要，國營農場的揚水機隨時可以開動起來為他們拉水。

不幾天，社員們也已經把大小溝渠加固、加深了。

一切準備工作都已經做好了。

到第九天，李吉順接到林玉福的報告：咸水快到邢莊子——二道河的河口上來了！李吉順一面派人去農場報告，一面帶領大家趕到了河口。

深夜一點鐘，潮水來了，國營農場的電力揚水機發動了，它“噙”“噙”“噙”地怪叫，打破了夏夜原野的平靜。不到兩個鐘頭，二道河、“南大圈”和農場的大小溝渠，都拉滿了水。水拉滿了以後，大家一齊動手堵河口，只見鉄銹泥土亂飛，不到一會兒，河口就堵死了。

一天，兩天……太陽像火似地烤着，天還不下雨，日子變得又長又難過。田裏的水，溫度在慢慢上升，水裏含的鹼也在融解，水的含鹼量也逐步增加着。單幹戶的稻子開始一天天枯萎下去了。人們望着天上，多麼盼望有一片黑雲掠過頭上呵！可這該死的天氣，却故意和人們作難，連一絲雲彩也沒有。有的單幹農民，也學合作社的樣，在田裏拉上水，可是，他們的地少，溝淺，拉滿了水不久，就又滲光了。有的水拉得滿了，浸到了鄰地的旱田作物，單幹農民常常因此吵嘴。單幹農民高雲寶，曾在自己十四畝田裏拉滿了水，但又滲光了，他望着合作社的大片土地，自言自語道：“唉！他媽的，還是一

大片地的好。多少水呀！多少溝呀！老天爺一個月不下雨，合作社的稻子也乾不死。”

社員們在嚴重的災害面前，雖然也心情緊張，但也為自己大面積的土地的优越性而高興。

到了第十八天的黃昏，天氣更加悶熱。西南角上，湧起一堆黑雲，社員們都跑到屋外，幾百雙眼睛盯着西南角上。風，吹起來了，黑雲一堆壓着一堆，終於大雨嘩嘩嘩地下開了。人們跳起來狂喊：“下吧！”林玉福頂着雨，淋得像个落湯雞，心裏却樂滋滋的。

大雨下了一整夜，多少人家都高興得睡不着覺。第二天，咸水退了，海河的水又向渤海灣沖去。社員們男男女女一大夥，高高兴兴地下地去了。他們薅草的薅草，追肥的追肥，愉快地唱着歌。

过了些日子，社員們把堵死的河口堤埝扒開，讓甜水順暢地照常流來流去。李桂發笑瞇着眼說：“要不是共產黨毛主席，咱們這一關可過不了啦！要是解放以前，咱們這夥人準得我上東，你上西，彼此看不見了！”孫寶春也高興地說：“要不是有農場的揚水機，要不是有工人老大哥造機器，稻子準全完，靠天是吃不上飯啦！”

合作社這年丰收了：每畝平均產量六百三十斤。周圍單幹農民每畝最高的才三百斤。高雲寶的十四畝地，每畝才收到五十來斤。白塘口鄉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社的第一年，就戰勝了自然災害，在困難中經歷了第一次嚴重的考驗，顯示了組織起來的优越性。

（林 崗）

李宝國的家

这个小小院落，是社員李宝國的家；最初給我的印象，並不深刻：它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農民家庭罢了。

我見到李宝國。他是一个二十四歲的青年人，說話慢吞吞的。他歪躺在炕上，好像總想笑。我問他勞動得怎样，沒等他答話，他的母親却走進來說：

“去年比前年又好多了，別看去年鬧水災，比前年的收成还好！”

老大娘站在屋裏，絮絮叨叨地談起來。說到李宝國幹活如何賣力气，說到如今的日子更好過。老人家最後說到解放前的情形，眼圈就濕潤了。

老大娘的話感動了我。我很想知道一點李宝國的身世經歷，这个年輕人答應了我的要求。

李宝國是僱農出身。从他爺爺起，就給地主扛長活，父親繼承了爺爺的“事業”，租了地主的地種。一畝稻田，要交六斗半的租子，再加上苛捐雜稅，一年的辛苦就完全落空了。每年冬天，父親“哼咳”地病倒在床上，母親便去沿門討飯。李宝國弟兄三個，不知挨了多少凍餓。

為了活命，十七歲的李宝國便去給地主扛活。他一連拚死拚活地幹了三年，還是不能养活家裏的人。“要不是解放，我這一輩子算看到頭了——給地主扛一輩子長活！”李宝國

說。

一九五一年，李吉順組織互助組，領導大家開荒，李寶國要去參加。爹想：“開荒是件好事，開出來的地歸自己種。”便答應了。

這一年，李寶國開了五畝荒地。年終的時候，爹很高興。第二年，李吉順組織生產合作社，要社員把開出來的荒地入社。李寶國把這件事情向爹一說，爹卻不同意了：

“自己的地不好好種，入社那不是把地充了公嗎？”

李寶國想：爹的想法不對頭，黨領導人們組織互助組，今年得到了好處，現在黨又領導着組織合作社，那還能有錯嗎？他沒有听爹的話，帶着土地入了社。

爹可有了意見。明面上不說，暗裏却跟李寶國鬧些小彆扭。

那是一九五二年正農忙的時候。李寶國早早便下地了，青年社員們展開勞動競賽，手脚不停，從早晨一直幹到中午，看誰幹活多。中午，社員們的家裏人，都給自己人送午飯來了，但李寶國呢，卻沒有人給他送飯。他知道這是爹在故意難他。他沒有吭聲，煞煞腰帶，接着幹。第二天，李寶國清早起來，懷裏揣上兩個棒子餅子，就下地了。

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便打了响砲，稻田丰收了！這年，李寶國分到四百萬元（舊幣）的紅利。爹笑着不再說什麼了。

李寶國的弟弟李寶仁，也想入社，去和爹商量。爹說：“入吧，我有什麼意見？”

兩個勞動力入了社，這就使李寶國的家庭變了樣了。哥

兩個，早起晚歸，幹活分外有勁。不料這時候，爹又有了新的意見。原來李寶國家裏還有幾畝自種地，這時到了農忙的時候，爹對李寶國說：

“明兒個到咱那地裏去幹一天吧，不能光顧社！”

李寶國說：“不能光顧社？為什麼？這時候社裏正缺工，這個不去，那個不去，社裏地就荒了！”

“咱那幾畝地怎麼辦呢？”

“你幹吧——社裏的活不能耽誤！”

“咱能光指望着社嗎？”

“不指望社指望什麼？社就是咱家的飯碗！”

李寶國沒有答應爹，父子倆都噙起嘴走了。

一九五三年，李吉順農業生產合作社，獲得了空前的丰收。李寶國哥倆，由於積極勞動，得的工分很多，在年終結算的時候，他們分到了一千萬元！一千萬元的收入，這對一個五口的農民家庭，會引起多麼大的變化啊！

爹笑着計算起這筆錢的開支來：除了把一部分錢投入社內作為生產基金外，買了吃的、穿的、用的，還有很多富餘的錢，爹就想買房子。原來他家租着人家三間土房，這三間土房，屋頂快要坍了，一到夏天，屋裏就常漏下半尺深的雨水。住在這樣的屋裏，不但睡覺成問題，生命還有危險。爹要置買一處房子的意見，全家都同意。這時正好有一個遷移到別處去的人家，要賣房子，李寶國便花了五百萬元，把這所房子買下來，這就是現在他家住的房。

“我家能變成這樣，真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李寶國談到

這兒時，痛快地說。接着，他又說起去年社裏的生產。

一九五四年，雖然鬧洪水，但是社裏的組織更健全了，社員們的覺悟更高了，大夥擰成一股勁，到底戰勝了洪水，收成比一九五三年還高。

爹看着這種日子，心裏樂得不得了。每當李寶國談起合作社的事，他便連連地說：“是不錯啊，是不錯啊！”

“合作社是我家的命根子。”李寶國在送我出門的時候說，“不參加合作社，就沒有好日子過。”

（幹 之）

婦女生產隊

林桂蘭今年才十七歲，一雙圓圓的眼睛裏，還閃着天真的稚氣。誰也想不到，這女孩子就是合作社裏婦女生產隊的副隊長。和她談過話，你才知道她是一個相當老練的合作社的幹部呢！

在這個合作社裏，有一個三十來人的婦女生產隊，林桂蘭是最早參加的一個。她參加合作社那年，只有十五歲，那時整個社裏，也不過有三四個女社員。

林桂蘭參加合作社時，心裏有很多想法：一個姑娘家，去到地裏和男子一樣幹活，實在有點羞人。但她想得更多的是：只爹一個人在社裏勞動，掙不了多少工分，家裏七八口人，只靠爹是不行啊！想來想去，她到底參加了合作社。

社裏的幾個女孩子第一次下地了。她們在一塊稻田前停住，她們的工作是在稻秧內拔去稗子。一片綠盈盈的稻秧，在水中仰着頭，微風吹來，稻秧便搖晃得像一條綠毯。哪是稗子？哪是稻秧？都是嫩綠的苗啊！她們認也認不清。幾個女孩子坐在地頭上發起愁來。

一羣青年社員走來了。她們迎上去問：

“教教我們，什麼樣的是稗子呀？”

“沒空，沒空！”青年們笑着跑了。

那些輕視婦女的社員，還說些風涼話，並且故意叫她們聽見：

“婦女要能幹這樣的活，那咱們就沒用了。”

“連稗子都認不清，還想幹活，……”

這些她們都忍受着。但是在計算工分的時候，要給她們少算，這却使她們不能忍受了。有時算得少了，她們幾個女孩子，在回家的路上，便哭起來。有的說：“這樣不合理，咱們不幹了！”

林桂蘭這時心裏也難過：可不是嗎？為什麼“同工不同酬”？但她又一想：自己的技術還不能和男社員比，應該努力學習，學好了，再談評工分的事。她就把自己的意思，告訴給姐妹們。這果然安定了大家的情緒。

黨支部的委員們，很關心她們，有空就找她們談，問她們有什麼困難。這時，困難当然是在技術上，李吉順說：“這好辦，肯學習就行。”社裏立刻指定男社員李桂發和李寶國兩人教給女社員幹活。李桂發和李寶國就像師傅帶徒弟似的，把

稻田裏的活一樣一樣教給她們。不久，幾個女社員的技術就學得差不多了。在提高了技術後，林桂蘭她們也能和男社員掙一樣多的工分了。

這時，合作社想多吸收一些女社員來參加生產。但村子裏的婦女們對林桂蘭她們雖然羨慕，卻沒有要申請入社的。黨支部的幹部們就對林桂蘭說，你們應該加一把勁，要做出更好的榜樣來，帶動更多的婦女入社。林桂蘭她們幾個也就勞動得更積極了。

一九五三年冬天，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宣傳開始了，這在白塘口鄉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裏，像春雷一樣地响了。社員們的心裏，都像添了一根“主心骨”，兩隻眼睛，也格外明亮了。男社員把這種情緒和信心帶到家裏，婦女們也閒不住了，她們開始到合作社裏去走動走動，听听社裏的新消息。

這時候，林桂蘭被社裏派到天津市農村工作委員會办的訓練班去學習。在訓練班裏，她听了報告，會見了別的合作社的幹部。她看見別的社裏，有很多女社員，她有點焦急，又有點害羞：為什麼自己的社裏就只有那幾個婦女？這時，她已經是團員，在團組織的培養教育下，有了較高的覺悟。因此她馬上向李吉順建議說：“咱們也組織一個婦女生產隊吧。”

她的意見得到了李吉順的支持。李吉順並指示她和女社員、青年團員孫鳳靈一塊搞。她們兩個當時喜歡得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一心一意要把婦女生產隊搞起來。

團組織對這件事情也很關心，特地開了會幫助她們作了具體計劃。按照這個計劃，林桂蘭和孫鳳靈就先去作動員工

作，宣傳婦女參加勞動的重要意義。婦女們一聽宣傳，都說：“好是好，早就願意參加了，但是有實際困難：家中的孩子沒人照顧。”

這怎麼辦呢？林桂蘭和孫鳳靈商量，最好組織一個託兒所。她們把這個意見去和鄉裏的接生站商量，接生站同意了。接着便組織了一個小型託兒所。看孩子的問題一解決，三十來人的婦女生產隊，很快便成立了。

林桂蘭當選了副隊長，她覺得自己的責任更重大了。她和隊長孫鳳靈說：“咱們可一定要把這個隊弄好，這是黨交給咱們的任务啊！”

三十來個婦女，都是剛從家庭裏走出來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脾氣和習慣，湊在一起幹活，那事情可就多了。為分配幹活的任务，爭爭吵吵的事情，差不多天天都有。這可忙壞了孫鳳靈和林桂蘭，她們東跑西跑，勸了這個勸那個，特別難解決的問題，她們便去請示團支部。她倆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但多麼也沒有不耐煩過。經過黨團組織和大家的自我教育，慢慢地，大夥團結得像親姐妹一樣了。在生產上呢，這些婦女，都沒有參加過農業勞動，孫鳳靈和林桂蘭就把自己學會的教給別人。

這些婦女們學起技術來，真有魄力。有一個叫張華蘭的，她學習“撈秧”，手被扎破後，手指都發腫了，還是照常下地。別人勸她休息，她說：“學不會撈秧，就不能休息！”

在白塘口鄉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裏，這個婦女生產隊在生產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用那些過去輕視女社員的男社員們